

《親愛的小孩》 生活逢巨變 依舊熱愛

托爾斯泰在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的開場白說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」生活不會對每一個人都溫柔以待，那些不幸的家庭，總該有屬於他們的關注者。今年四月在內地央視八套上映的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《親愛的小孩》，將拍攝角度對準了遭遇白血病患兒的家庭，為觀眾揭開現實的傷疤和苦痛，呈現一種「人間真實」。

劉毅

現實題材

「我不會選擇看，太壓抑了，令人感到焦慮。」筆者友人如是說。誠然，《親愛的小孩》改編自導演王小帥電影《左右》的劇本，帶領觀眾直面現實苦痛，這對習慣看解壓劇、甜寵劇的觀眾而言，難免令他們「水土不服」。但這才更趨近真實，畢竟日子不都是由似錦繁花編織。

以往有些打正現實主義題材的電視劇，劇情或離地，或通過美好濾鏡審視現實之苦，《親愛的小孩》雖也有對真實社會事件的藝術加工，卻能在喧鬧的家庭戲中，細數生活這件華服上那些予人痛苦的虱子。

孩子病劫衝擊成人世界

電視劇前半部分就有很大突破，主創道出女性面對生育要經歷的種種考驗，不是「女人有崽萬事足」，而是身體的耗損、情緒的轉變，再加上逃避的丈夫，以及一地雞毛的家宅不寧——離婚、再婚；後半部分，生活難度系數再次升高一個八度——早已離婚，各自組建家庭的肖路（秦昊飾）與方一諾（任素汐飾）生養的獨生女禾禾，患上了白血病。

怎一個晴天霹靂了得。相比之下，中年人的生養難、婚姻難，在孩子生病面前，成為了次要事件。與之相伴的最大戲劇衝突是，早已離婚、擁有各自家庭的前度夫妻，如何能在治療時遍尋配型無果的情況下，為救助孩子的命，從而再度生育一個孩子？現代醫學與傳統倫理糾葛，究竟何去何從？

或許編劇覺得這樣還不足以令戲劇衝突更加集中，還安排了方一諾在打算再生一個孩子時，居然懷上了現在丈夫謝天華（聶遠飾）的骨肉。由此，又引發人性拷問，作為全劇劇情暖男的謝天華，不僅痴情於方一諾，還視禾禾如己出，但面對這樣的境

地，他人性真實的一面也表露無遺。

磨難中相互慰藉暖人心

有觀眾認為，從禾禾罹患白血病之後，才是真正的人間煉獄，更讓人有棄劇衝動。但筆者觀後，並不會因劇中遭逢的劫難而扼腕，恰恰感動於劇情中傳遞出的靜水流深的力量——面對厄運，沒有歇斯底里，只有默默吞服。雖然白血病患兒對於父母身心都是極度摧殘，但不向命運低頭、因孩子患病從而做出改變的肖路和方一諾，以及他們各自的伴侶、家人和朋友，不論是否有血緣關係，只為了救孩子的共同目標而做出的努力，才真的打動人。人生難免苦痛，也會有焦慮時刻，但好在我們擁有彼此。縱使平日劇中幾家人吵吵鬧鬧，但關鍵時刻的凝聚力，足以慰藉人心。

如果說，這部劇真的存在營造一種焦慮的話，筆者認為恐怕是單身焦慮。方一諾離婚帶孩子，周圍所有人都催促她再找一個依靠，就算方一諾初時表明自己並不喜歡謝天華；男性也免不了被母親歇斯底里式的催婚，肖路母親面對離婚的大兒子、找不到對象的小兒子，竟然說出刻薄挖苦的話，斥他們哥倆是「廢物點心」，頗有「人不結婚，親媽難容」的氣勢。

劇情直至收官前，也沒有太多的煽情戲分，而是用更多篇幅鋪陳眾人遭逢生活無常時的姿態和瑣碎。正如當中有一段情節，禾禾住院，與她同病房病友小影的母親，在述說自己照

顧白血病患兒的辛勞時，沒有大喊大叫，只是淡淡地說：「我辭職陪護，孩子爸爸還要上班，畢竟這個病不能沒有錢。」且比之禾禾有幾家人共同關愛的呵護，小影的處境，顯得更為現實——身邊只有媽媽一個人照顧，沒有配型消息，只有折磨人的化療和不知前路為何的等待。縱使如此，身為普通人的白血病患兒及其家屬，又能如何？還不是咬緊牙關，勇敢踏上坎坷人生路。

故而，這就是《親愛的小孩》想呈現的是一種生命真相，沒有勵志的口號，而是客觀、平視生活的苦，正如劇中方一諾的獨白：「親愛的小孩，我不會去醜化也不會去美化生活，只是想告訴你我所知的一切，讓你做好心理準備。未來的路也不知會有什麼，但我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」這句話既是主創心聲，亦對應了羅曼羅蘭那句：「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，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還依然熱愛它。」

▶ 禾禾（左）患白血病，成為家庭新危機。



▲劇集上半部呈現男女主角破碎的婚姻。

▼《親愛的小孩》聚焦白血病家庭。



▲方一諾（右一）再婚後，家庭成員從排斥到接納她。

家庭劇 呈現人生百味

引發共鳴

電視劇《親愛的小孩》令觀眾審視一地雞毛家庭戲的背後，依然有人性的暖意。劇本在現實生活中尚有原型存在，再次證明家庭戲的編寫，也是來源於生活，且於殘酷現實之外，依然存有希望。

家庭題材電視劇，屢見不鮮。當公仔

箱上演一齣齣發生在「家」的世間離合，既能引發觀眾共鳴，亦能在嬉笑怒罵、酸甜苦辣中予人啟發。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《渴望》到千禧年初的《家有兒女》，兩部劇通過家庭倫理、子女教育兩大範疇，反思時代和人際關係，都收穫了龐大觀眾群。

時代特色伴隨家庭劇發展，隨後的《裸婚時代》《蜗居》等又深刻反映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，與現實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：「一房難求」就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最大攔路虎。

而到了《我的前半生》《都挺好》等劇時，編劇對於家庭戲的塑造更趨向多元化。前者探討離婚的家庭主婦何去何從？後者則揭示空巢老人的孤獨，以及原生家庭對子女成長的影響。

《小歡喜》《少年派》雖主要聚焦子女教育，其間卻也詮釋成人世界的難題，比如失業、婚姻關係出現裂痕等。與之相比，《以家人之名》則着重探討家庭「重組」的可能性，孩子與家長之間並無血緣關係，又會是怎樣一種相處模式？

2021年上演的電視劇《八零九零》關注社會議題，通過祖孫之間的家庭戲，為「老何所養」發聲。與其同年上演的電視劇《生活家》中的母女關係，則一改往日部分家庭劇中的劍拔弩張，而是如好姐妹一般充滿溫情。

◀《生活家》中的母女關係猶如好姊妹。

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徐小惠報導：「第30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」日前在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，並以「團聚」為主題，頒出22個獎項，獲獎單位共9個，當中包括11個製作、20位劇場工作者。

過去兩年，表演場地多次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關閉，致不少演出取消或延期，主辦單位香港戲劇協會去年宣布把2020及2021年的參選劇目合

併計算，而「第30屆舞台劇獎頒獎禮」亦因此延期一年舉行。今屆有20個團體、26個製作、61位劇場工作者獲得提名。

為了表揚一眾舞台劇從業者在疫情下仍然堅守崗位，靈活應變，以及感謝觀眾對劇場的不離不棄，大會今屆頒發了推薦獎「抗疫英雄獎」予一眾劇場工作者及觀眾，並製作了小獎座襟章，致送同心協力對抗逆境者。

頒獎禮上，《一水南天》《穿Kenzo的女人》及《雄顏一笑》成為三大贏家，各獲4個獎項，其中以嬉笑怒罵形式講述劇團創作人辛酸的

《雄顏一笑》，獲最佳導演（喜劇/鬧劇）、最佳男主角（喜劇/鬧劇）、最佳男配角（喜劇/鬧劇）以及年度優秀製作。

今年大會一改慣例，沒有邀請各界名人來頒獎，而是請來多位幕後英雄擔任頒獎嘉賓。為了讓觀眾更了解這些幕後崗位的重要性，大會更邀請了過往屢獲獎項的周志輝、伍潔茵、潘燦良、毛俊輝，以及多位首次獲提名最佳男女主角的演員上台，介紹這些鮮為人知但又相當重要的幕後英雄出場，除有薪火相傳之意，亦帶出舞台劇台前幕後任何一員均同樣重要的訊息。



▼頒獎禮上，現場嘉賓與得獎者大合照。